

玉兰
一瓣

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

□汤凯燕

儿子高考那天,孩子他爸画了一张佛像,手指向天空,我配了几个字: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!”

分数出来前夜,我与儿子躺在床上,翻着大学目录,计划他可能去的学校。金光闪闪的校名我们选择无视,就好像穷人,自富丽堂皇的星级酒店走过,只敢在远处小心翼翼地窥探。儿子指着一个,说:“唉,我要是考到××分,可以冲一冲这个学校,好想去啊!”我忍着,内心叹息,没有也许,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,也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仰望星空。

“这个世界上能够中到五百万的能有几个呢?你只要好好努力,无论进到什么学校,将来考研也是可以到达理想的。”我很残酷地提醒孩子这个现实。对于中年人来说,早就放弃了幻想,务实最重要。我并不担心刺伤他,因为在高中生涯,孩子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,他的内心已经非常强韧,这是另一份成绩单,他有着屡败屡战的勇气。但我又明白他的委屈与渴望,努力三年,极想得到一份认可,而社会的评价系统此时只有一个,那就是分数。

对于年轻人来说,生活就是奇迹。看到高考分数的瞬间,儿子一跃而起,弹跳力惊人,几乎蹦到天花板。他涨红了脸,眼睛灼灼闪着光,手足狂舞,“哇!哇!哇!我竟然考得这么高!我怎么会考这么高?”此时的他,不再是昨日那个收敛着性情,沉静冷静的少年,我仿佛见到他最童真无邪的时候。那时他不必每天拘在书桌前,那时他充满了奇思妙想,那时他的每一句话都让人惊奇,那时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,那时他自信快乐,从未体会过也不曾知道什么是失败。

我抱住孩子,他比我高出许多,胸膛宽阔,是个男子汉了。他的心脏强劲有力地跳动着,他的喜悦自全身毛孔散发出来。眼泪温温的湿润了我,命运终于给了孩子一个奖赏,执着不放弃的奖赏。并非所有孩子都有这般幸运,此时此刻,我内心充满感恩。

第二天我和儿子又趴到床上,对着志愿书一个一个研究。前晚记录的纸还在,上面的学校已与我们无干系了。儿子拿在手里,说:“妈妈,早上起来我又看了下分数,我怕自己是在做梦。”我指着他心仪的学校,“只要你努力不放弃,一切皆有可能。”

暗

□桑云梅

心窗
片羽

红灯的时候,我要在离红灯不远,找到一小块阴,借这片阴,临时躲避毒辣阳光。此刻,我是受用且感恩这暗的,带来那丝丝阴凉。然后,绿灯即将闪现之前,冲出这暗,接受光明拥抱。

曾经,天真以为,所有都是光明的,尤其是萦绕于我的周围,那些亲爱的人儿,那些可爱的物事,于我皆是亲爱的、可爱的。所谓成长,所谓长大,就是历练与疼痛,就是一些隐藏的背面、认识、真切、伤害、接纳、修复——怀揣警戒护佑自己的心,可以再继续热爱,或者仅局限于习惯性聚合。

皆有心底里的暗,自我隐藏自我消化至埋藏、消弭。这暗若外发出去,便伤人,是鲜亮明晃的利剑匕首,是隐匿的麻醉毒药。这一己生发散发射而出伤人的暗,伤的别人遍体鳞伤,不自知吗、无所谓吗、惯习吗、故意吗,终究反噬于己,等待,或早或晚。

秸秆焚烧值班的哥哥,车里点一支烟,望漫天火烧云。麦子皆已归至人类之家,一马平川,还有远方水杉,排队膜拜这天边礼花盛放。此时的哥哥说:“这世界并不亏欠我们,她只需要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。”脑补这片完整画面,不是太顺遂的哥哥,被“暗”射中几次,替他想想他的思想修他的心。是的,我们还活着,而且仍然健康地活着,可以静静欣赏绚烂如此的火烧云,已然多么幸运!大美自然、诗意心境,与这世界达成和解。我美了,我好了,这世界才会美,才会好。

一切皆有阴阳,一切皆有明暗,相滋长弱,幻化共生。

而今,已习惯以不纯粹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。接受了身体几个部位的结节,带着病灶隐愉生活,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病痛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伤痛,这样的心态,接受了人事的不单纯,混沌之中携带锋芒。可以担忧、可以怀疑、可以不满、可以蔑视、可以无睹、可以悦纳,都可以。只是不以他事的不纯粹助长内己杂陈,继而不自觉不知之中亦悄悄成为原本不想成为的那类人,这是守护,或许迎着嘲弄、不解、排挤,可这是我的执拗,专属的额前正中印记,一直深深烙印心里,守望、延续可见不可见的远方。

朦胧、清雅、静谧,在德彪西的《月光》中,沐浴。月亮——不发光不透明的月亮,反射太阳,呈现万千种月亮,铺洒天地光辉。太阳是“太阳”,她是“太阳”,借由他者获得虚幻之光,抚触多少需要慰藉的灵魂。这反射而来的太阳光,这暗暗的月光,倾泻,清冷之身,带着疮孔。

有暗才有明,有罅隙才能穿透光芒。

暗是不会消失的,它藏在光明的心里。



霞光中的树

王尚

与牛奶有关

□朱朱

对于一个从小在奶牛场附近长大的人来说,喝牛奶是件很平常的事。有两个挤奶工到现在还记忆犹新,一个个子很矮,瘦长的脸整天笑嘻嘻的,皮围裙比他的腿还长。另一个很胖,眼睛眯得看不见就一条缝。每天早起上班都会冲着河边喊一嗓子,春夏秋冬一年复一年,调调都是不变的,不懂是什么歌,就喊一句。我和朱哥每回听着就想笑。他们每天会从牛棚门口的一个水泥格子间里挑草给牛吃,我看到牛会把那些干草咬在嘴里咀嚼很久很久,再咽下去。当然牛每天也有放风的时候,不大的场地就在小河边,粗糙的围栏就两三根,仿佛是个摆设,牛们虽然个头远远高过围栏,但从未逾越,估计心里知道自己原地待着就好,反正是铁饭碗,因为整个小镇就这么一个奶牛场,全镇人民喝奶就指望它们呢。孩子们放假也会来看牛,从旁边的自留地里摘些菜叶子喂牛。我也好奇,摘了片最小的叶子,人站得远远的,手伸得老长,看到牛慢慢走过来,低下头伸出舌头,那时候我才四五岁吧,牛舌头伸出来比我的脚后跟都大,吓得菜叶子掉在地上撒腿就跑。每逢

牛们生病,全场人员都会无比重视,灌药输液,比家里的娃娃还要宝贝。

没看到过挤奶的时候很好奇,看过以后对牛奶也会失去兴趣。矮个子挤奶工每回都搬个小凳子拎个大桶,一屁股坐在奶牛身边,用一块深色的热毛巾清洁一下牛肚子,便开始挤奶了。挤奶是个力气活儿,也费时间,有时候一整个半天,看到他们都在挤奶,虽然奶牛的体积大,但挤奶也不是像开水龙头一样哗啦啦地往外涌,挤出来像条线,一点一点,一只桶满了,再换另一个。

送奶工除去每天送奶以外,还负责把一天空瓶收回来,挂着拖篮的脚踏车天还没亮就骑出去,我睡在床上都能听到奶瓶碰撞的声音,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脆。我和小伙伴会去院儿里的空地上跳皮筋,旁边就是专门刷洗奶瓶的车间,还有消毒间,所以整个奶牛场都是奶味和牛味。到了制作炼乳的季节,制作车间里到处弥漫着甜蜜的香气,厚厚的炼乳刚做好时诱人无比,像草原上烤得滋滋冒油的羊后腿,在一个孩子的心里,比一个璀璨的未来还要美好。清洗器皿的水就随

意倾倒在地板上,奶白色的,散发着奶香,成了附近小猫小狗们的福利,粉色的小舌头慢慢地舔呀舔。慢慢地,我们家养的小狗毛色润泽,气宇轩昂。估计也是沾了奶牛场的光。

自然,我们从小就喝最新鲜的牛奶,我那时就知道牛奶在装瓶之前是加热过的,牛奶泡脆饼,牛奶泡金枣,牛奶煮稀饭,炼乳也不是用来泡水喝的,直接用调羹挖了送到嘴里,那才叫过瘾。什么甜甜圈和玛卡龙,都比不上一口浓香的炼乳给人的幸福感强烈。因为从小喝牛奶,朱哥十几岁的时候个头就超过了朱爸二十公分,成年后人人都夸我肤如凝脂雪白粉嫩。这些都是喝牛奶的功劳啊。

长大以后不曾好好喝过牛奶,就像从前吃多了鸡蛋十几年都不想吃一样。再后来去了澳洲,喝过那里的牛奶,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,那才是真正的牛奶啊。可惜现在利乐包的牛奶是喝不出那种感觉的,跟世上很多珍贵的东西一样,一旦泛滥就会变化,我也害怕会变得麻木和习以为常,所以常常用回忆来挽救自己。

乐满哈瓦那

□尹画

今年夏天,最火的饮料大概要算Mojito,因为周杰伦发了首新歌,名字就叫《Mojito》。轻快活泼的旋律,浓郁的拉丁风情,听了一句就想跟着节奏扭动摇摆。

Mojito其实是款鸡尾酒,源自古巴。在甜润的白朗姆酒中放入青柠、薄荷,青柠的清新爽口与薄荷的清涼提神,缓和了朗姆酒的烈性。一杯在手,绿意盎然,冰凉解暑,这杯酒,仿佛特地为夏天而生。

朋友说他前年去古巴旅游,专程去哈瓦那的五分钱小酒馆喝了杯Mojito,据说海明威当年最爱去五分钱小酒馆喝Mojito,如今小酒馆里还挂着海明威手写的一块牌子:“我的Mojito在五分钱小酒馆,我的Daiquiri在小佛罗里达。”虽然后来有人怀疑海明威字迹的真实性,但不妨碍五分钱小酒馆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Mojito圣地。

除了Mojito,古巴还有另外一些标签,比如周董MV里我们看到的花衬衫、Salsa舞、摩登复古的老爷车。哈瓦那街头的建筑也极有看头,鲜明的色彩让人过目不忘。但我向往古巴,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为了那迷人的古巴音乐。

最初,我是在王家卫电影中被启蒙了古巴音乐。《2046》里引用的《西波涅》,《阿飞正传》里的《Maria Elena》《Jungle Drums》,每一首都充满热烈的异域情调。后来,观看文德斯的音乐纪录片

《乐满哈瓦那》,这种听觉感触就更加强烈。

《乐满哈瓦那》可以说是音乐纪录片的一座里程碑,曾荣获格莱美奖及奥斯卡提名。当年,文德斯的一位音乐朋友去古巴旅行,发现了当地一支乐队背后感人的故事,于是说服文德斯,用镜头记录下这个感人的故事。

这支由散落民间的老乐人组成的乐队就是灌录了唱片《Buena Vista Social Club》(好景俱乐部)的原班人马。他们曾经在海景俱乐部演出。古巴革命后,海景俱乐部关闭,他们因此销声匿迹。为灌录这张唱片,策划人找回部分老艺人,他们中有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、有受父母影响爱上音乐的,有出身乡下十多岁就外出用音乐来赚钱的……每个人的音乐生涯起点不同,但他们拥有共同的爱好——音乐。他们穿着简陋的衣服,认真抄写五线谱,自弹自唱,在简陋的录制设施下,演绎出一张无与伦比的专辑,就此让古巴音乐进入世人的眼里。

因唱片走红之后,他们最终被邀请去纽约卡内基音乐厅表演。这是突破性的历史性时刻。众所周知,古巴革命后,美国对古巴实行过经济制裁,此番重新被美国接纳,他们神采飞扬地坐上老爷车,换上西服,耄耋老人在舞台上深情地唱起了情歌:“在一棵树的树干上,一个少女欢天喜地刻上了她的名字,那棵树从心坎里感

动起来,掉了一朵花给女孩。我是树,既忧郁又感动,而你就是伤我的那个女孩,我会一直珍惜你的名字。”还有这一首:“安睡在我的花园中,唐菖蒲与玫瑰,白色的百合花。而我的灵魂,那么忧伤沉重。我希望把痛苦隐藏,我不想花儿知道,知道生命给我的折磨,因为它们要是知道我多么痛苦,他们也会同声一哭。”听到这些情意缱绻的字眼,怎能不让人慨叹音乐的魅力,它是一管活力剂,激发出血脉中的激情,让人忘却生理年龄,永远叫人热泪盈眶。

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的剪辑,一段哈瓦那街头的风光、一段老人们穿着日常服装排练的现场、一段乐人自述成长轨迹的独白、一段穿着正式演出服在纽约舞台演出的片段,不同时空的画面交织在一起,败旧与华彩,现实与理想,呈现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

纪录片里有几个镜头特别难忘:片中唯一的女歌手在哈瓦那街头唱起她的成名歌,街旁的居民围拢过来,一个穿着打扮丝毫不起眼的胖阿姨,跟着歌手边走边唱,仿佛音乐在古巴是人人都会唱都能享受并沉浸其中的娱乐项目。一个开阔的体操房里,须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钢琴师弹奏着钢琴,一群朝气蓬勃的体操孩子围绕着他,嘻嘻哈哈,岁月在古巴旋起一朵明媚的花,在艺术的海洋里,没有年龄和阶层之分。在古巴,音乐就像河水一样流淌。

芬芳
一叶走马
天下